

丝绸

□ 诗音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会如此喜爱丝绸。这种喜爱是与生俱来的,没有一丝犹疑。在我第一次遇见丝绸之时,甚至不只是一见如故,一见倾心,那一刻是直见性命,就像遇见等了几千年的自己。这一辈子只有和玉的相遇能抵得上这种遇见,也只有玉能配得上丝绸。我极佩服创造出“锦衣玉食”一词的人,那人用了世上最好的东西——丝绸和玉,来形容最精美的华服、美食。除了依然朴实可亲的棉麻,我愿只穿丝绸,并佩戴上我心仪的玉石。我向朋友竭诚推荐,可是朋友竟然有不喜欢的,我诧异而无言。是的,丝绸虽易褪色,丝绸就是“豌豆公主”,可这才是真正的公主啊。美的东西娇嫩脆弱,所以需要呵护抚慰。即便老了旧了,退了青春娇媚的容颜,内心有了伤痕皱褶,但那种高贵的气质还在,那种深邃的沧桑美依然让人不舍,让人不离不弃。

丝绸让我想起江南最惊艳的女子。云裳花颜,艳而不俗,素而不寡,优雅古典,隽永内敛,散发着珍珠般的光泽,那样高贵雅致让你禁不住也高贵雅致起来。丝绸是灵秀飘逸的,飞扬起来,有一种热烈,也有一种沉静,像有声音在远处呼唤,但你听不见,你只是觉得自己也轻盈起来。那种轻盈,连翅膀都嫌累赘。聪明的中国画家理解丝绸,他们表现天女仙人凌虚御空,而只凭丝绸衣裳那飘动的衣袂和飘带,就带起了波浪起伏的风。我相信丝绸是有生命有灵魂的,细微的呼吸里,有春天的气息,桑叶的清香。我喜欢丝绸拂过肌肤的感觉,柔和细腻清凉如水,如流动的月光。穿上这样的衣裳,人也是温婉沉静的。我时常在疾驰的风中触摸到她,在云烟碧空,在波纹微漾的湖面,甚至在一朵小小的花瓣上看见她的姿影。

丝绸美得如梦如幻。绫、罗、绸、缎、纱、绢、绉、纺、绉、葛、呢、绒、锦、绣就像一群曼妙的东方女子。浓妆或素颜,俏丽或典雅,浪漫与朴实都是有内涵有底蕴的。名叫绫的望之有冰凌的凉意,喜欢拥书伴画,墨香氤氲。秋罗、绮罗像是疏帘竹影下绣花的闺中姐妹。那样的夏夜,除了清风竹韵,应该还有月光下隐约飘来的箫声或古琴。绸呢,长袖善舞,是昆曲里声腔旖旎的女子,那身段,那眼神,那曲腰,那水袖,舒卷飘逸,是敦煌壁画上的飞天;而寻常居家的丝质旗袍短袄上,那些精致的盘花钮温婉祥和,如意云纹菊花凤鸟琵琶团锦,系结的都是温馨的祝福。织锦缎、古香缎繁华瑰丽却不喧嚣,神秘妩媚到妖娆,却又极端丽,是不是让人想到有玉兰天井寒梅倚窗的故乡,想到婉转在雕梁画栋亭台楼榭的旧时女子和旧时爱情?“绣带合欢结,锦衣连理纹”。老阿婆的老樟木箱雕龙绘凤,箱底是否还收藏着这样一件昔年的红嫁衣?还有那个叫苏蕙的女子,丝丝缕缕的思念与深情全织入八寸锦缎。八百多字经横纬斜,正读反读横读斜读,竟能读出三千锦绣诗词,此后这极尽回环婉曲的锦书,让游子离客诗人词家念念不忘。月满西楼雁字回时,云中谁寄锦书来?

丝绸是今世的繁华,却让我这样怀旧,这样幽思邈远。两千多年嫘祖发明养蚕的神话传说还不够古老,再古老些是四千七百多年前湖州南郊的钱山漾,那不是传说,是真实的丝线丝带和绢片,会不会还有更古老的古老?而迢迢遥遥的丝绸之路,从东方到西方,“衣被天下”。重重关山险隘,漫漫戈壁黄沙,茫茫天风海涛,辗转其间的丝路在时光的烟尘中,曾几度隐没又几度重现?那是一条怎样绚丽多彩又艰辛曲折的路途?

湖州至今保留的“织里”“骆驼桥”等地名,让我们遥想古时的湖州原野桑林遍地,绿叶叠翠,郁郁纷纷。是不是有个叫罗敷的采桑女提篮采叶?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一身新裁的紫绮短袄细绮下裙,在那个春日的微风里漾啊漾,真是明媚极了。但是那个养蚕女子为什么哭得那样伤心?是啊,谁能知道华美的丝绸背后有多少养蚕人的艰辛劳累呢?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心里有多少委屈不平却依然坚守、日日劳作。我们看到一匹匹丝绸被高鼻深目的西域商人用骆驼驮了,走过骆驼桥,逶迤而去。后来随同驮去的还有精致的瓷器、豪奢的金器、银器、铁器、神奇的镜子和从没见过的纸张。西域人眼里,那真是神秘富庶令人向往的东方古国啊。而西域的葡萄、石榴、胡萝卜、胡椒、胡豆、黄瓜、菠菜、芝麻、无花果,还有香料犀牛角马之类,也来到了丝绸的东方。那些葡萄酒、胡琴、琵琶与羌笛,不仅在唐诗宋词里落户生根,也流入民间融入这片辽阔神秘的土地上。我母亲和老祖母的红木嫁妆上,那曾吸引我童年目光的石榴、胡瓜、葡萄、松鼠之类的雕镂花饰,是不是就是那缕熟悉又陌生的异域风情?那上面是不是还有隐约的驼铃声像从前世传来?

想象西域人最初抚摸到丝绸,惊异极了,简直是美妙的艺术品啊!怎样的慧心巧手才能织造出来呢?《山海经》里写着:欧丝之野在大踵国之东,那儿有个女子跪在树旁靠着大树吐丝。当时的罗马人相信了丝绸是从树上摘下来的。而几千年之后的我依然惊异于丝绸的美,而且一直在想,那个女子是谁?谁是蚕神?谁是那个最早养蚕织丝的女子呢?也许这是永远的谜,但能确定,那是锦缎般的聪慧女子,有着江南的妩媚秀丽。

春日来信

□ 叶梓薇

我是被滋养在柔光里的黄花悬铃木,伸手挽住正在吐息的春风;我是四月里的露霖,无端牵引着水汽、云落、垂翅、抽芽和虹起;我是这春风里奔忙的鱼、羊、鸟,见证着一场冬的盛大撤退。

上春山,我赶忙让孩子把这一盘司的春,装进口袋。春草步步绿,春山日日暄。蜿蜒沉郁的山道,不疾不徐地脱去严冬的寂寥,郑重地披上薄衫,轻蹙眉宇,像一位期颐老者,等待接纳晚辈新岁的拜贺。拾级而上,山间葱蔚酒润,桃溪柳陌,一片阳和启蛰。当我为疲乏、困顿和患得患失踌躇时,孩子们早已一路雀跃进了这满载希望的温床,抚摸老山那苍老而遒劲的圈圈年轮。风前欲劝春光住,碧桃花下感流年。我把尘世的烦扰和遗憾带来,青山却还我以怀抱。上春山,渡坎坷,心中有山,见山是山,心中坦然,所遇坦途。草木蔓发,春山可望。

醒春茶,容我把自己融进这鲜活的春酿中,消磨须臾。茶烟暖,春风归,一叶青,万物生。从茶垄到茗烟,从采摘、萎凋、揉捻、发酵到烘焙,我终于与它在清明相遇,我迫不及待地起盏,看着它收拢、舒展、沉淀、氤氲,听它诉说着这一年的春华秋实,雨雪风霜,传承更迭的漫长故事。宇宙俯仰,天地蜉蝣,沧海一粟,于我而言,怎能顿悟,何必参透。

晒春光,掸尘埃,去旧物,迎新生。寸寸阳光穿透云层倾洒而下,似银白闪蝶扇动的双翼,也如腾空而起的隐形羽毛。一朝春气,覆盖在孩童神采飞扬的小脸上,流连在橘猫慵懒的毛发上。阴晴不定的四月,雨时打盹休憩,晴时规整修剪。趁着春光抚慰大地之际,洗衣、晾被、摊晒、收纳。皂香混合阳光的味道,驱赶走岁遗留的阴霾和泥泞。曾经被束之高阁的书卷,曾爱不释手的旧物,年少的不羁和没做完的梦,拂去一身尘土,肆意收割着回忆。而那些缠绵经年的遗憾和累赘,也早该扬弃在这把晴好之中。心若落满尘埃,难寻生机;断舍杂物,方能豁然开朗。

忙春农,在这片土地的最结实的臂弯里,让身体切实地加入这场春日狂欢。我在这里挖春笋、摘野菜、采桑葚,将这略带苦涩的清香和未经雕琢的浪漫与家人分享;我在这里侍弄花草,试图用重瓣芍药的帷幔与曼塔玫瑰的裙裾,编织一个不朽的四月;我在这里期待着收成——柿子、稻穗或者南瓜,想象着流逝的春日终将凝结为生命的沉甸甸。时光无声流转,万物有序共鸣。在耕耘中翘首丰收,在结果时感念灌溉,那便与春常在,一路兴致盎然。

春信无尽,春眠未晓。



茶纹

□ 紫藤

东海之滨的福鼎是白茶之乡。旭日初升,晨雾未散,一垄接一垄的茶山已全是采茶人的身影。山岚与茶垄交织成青黛涟漪,织就茶中瑰宝白毫银针,也织出茶乡人的骄傲与韧劲。

那一年我五岁,奶奶带我去茶山采茶。“看,茶芽上有白毫,这是白毫银针,新茶的芽尖要带着马蹄结来采,一个芽头采一下,采的时候手法要快。”我学着奶奶的样子,沿着结掐断嫩茎,芽头就落入了我的掌心。手指上沁着青绿的汁液,闻一闻,有清香。我笑着望向奶奶,奶奶也笑了,只见她那蓝布头巾垂在竹篓边上,这场景一直在我的记忆里熠熠生辉。

山风徐徐,采茶归来,奶奶先把茶青摊平萎凋,她和阿婶们一起在竹匾间穿梭,笑声惊飞了屋檐下的乌燕。“走水七分透,香气才能锁进骨子里。”奶奶俯下身检视萎凋的茶叶,她的指尖掠过茶青时,皱纹里抖落的不是尘埃,是七十载春秋淬炼的眼力。

白茶不炒不揉,生晒为上。有阳光的日子,在门前晒白茶成了家家户户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茶芽接受暖阳

的洗礼,白毫渐显,如同一根根绣花针泛着经年的柔光。

彼时的夜,村里头的茶坊灯火总是彻夜不眠。我与奶奶在院里挑拣白茶。她从大木箱里拿出粗陶罐,打开罐口的瞬间,陈年白茶的药香、枣香、毫香在空气里弥漫。这让我想起茶亭顶端剥落的漆画,画中背着竹篓攀山的采茶女,衣袂间的茶旗绣着道光年间的字样。根扎红壤,叶向云上。岁月变迁却改变不了福鼎茶人对白茶的热爱。

新时代的春风拂过茶乡。如今的茶厂里,年轻厂长引入智能设备——不锈钢滚筒、电子屏上的数据洪流……智能化车间与传统茶香在乡间交融,宛如老茶树嫁新枝,新旧的年轮汇成同一频道的茶纹。晾晒星光的茶坊守夜人,被露水打湿的布鞋,采茶龟裂的手指……都化作绵长月光,在某盏茶汤中缓缓舒展。

山泉依旧,野樱花又开,村口的古茶亭前新漆的茶旗迎风招展。最美乡间公路修进了故乡茶垄的深处,恍惚间,奶奶就在那茶垄间,漫山的银毫都成了她鬓边的雪。

追赶春风的女子

(外二首)

□ 林小耳

我路过的人间

上山的路径,白色桐花铺满阶梯
这倔强的花骸,在生命的终结
依然保持完整的美丽
隐隐的余香,安谧而悲壮
春天合上的书页现在正被夏天翻开
而我们的一生,正一页一页地被撕薄

所有我路过的风光啊,它们都停留在原处
所有我路过的人儿啊,他们已有日益苍老的容颜
我路过的人间,每个人都有相似的悲欢
众生中的那个我,不可免俗地往岁月的深处走去
那就前行吧,在我深爱的人间
我要学会像一朵花,交出全部的香

遇见

常常会遇见另外一个自己
着旧时衣,翻线装书
或是登上戏台呀呀唧唧
兰花指一点,山明水绿
在日行千里的年代
我爱行走在倒退的时光里

流连一片瓦,一朵苔青
一段桥,一湖水色
会不会被茶撞书生拾了
绣鞋,或是遭遇江湖豪杰
一个眼神,盗取芳心
才子和英雄说不出更爱哪个
绣楼上会抛出情缘几许?

江南所有颜色,都
艳不过古籍里一瓣桃花的别透
从一个渡口出发,走向
另一阙古典。在渐行渐远的路上
和另外一个自己相遇

追赶春风的女子

一朵开在梦里的花
逃过了凋零的命运
一只撞上松脂的蝴蝶
在琥珀里封锁了时光
它们的美,皆因被提早宣布了结局
它们的美,都有同一种悲壮
只是这人间,更多还是花开了终须败
蝴蝶的斑斓也总会被尘埃盖盖
我想,没有谁
会比一个往中年靠近的女子
更加惧怕,每一天低垂的暮色
每一个春天,在万物拔节的细碎的响动里
她仿佛都看见自己,在追着春风跑
她任由春风一丝一丝褪去她脸上的
春色。并任由这把剪刀
把她余下的人生,细细剪裁

